

徐霞客《盘江考》辨析

王 妙 华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 上海)

关键词 徐霞客 盘江考 大明一统志

《盘江考》一文, 历来认为是徐霞客旅行考察了桂、黔、滇三省后, 为纠正《大明一统志》谬误而作的一篇地学论文, 并是《徐霞客游记》中传世的仅有的两篇地学论文之一(另一篇为《江源考》, 一名《溯江纪源》)。一般认为, 徐霞客自崇祯十一年(1638)夏由黔入滇, 历五个月考察旅行, 其主要目的, 即是为了弄清南、北二盘江的来龙去脉。作者在《盘江考》中也认为已纠正了《大明一统志》中的错误, 并已获得了有关南、北盘江来龙去脉的真实认识。即文中如下一段:

今以余所身历综校之: 南盘自沾益州炎方驿南下, 经交水、曲靖, 南过桥头, 由越州、陆凉、路南, 南抵阿弥州境北, 合曲江、泸江, 始东转渐北, 合弥勒巴甸江, 是为额罗江; 又东北经大柏坞、小柏坞, 又北经广西府东八十里永安渡, 又东北过师宗州东七十里黑如渡, 又东北过罗平州东南巴旦寨, 合江底水; 经巴泽、巴吉、合黄草坝水; 东南抵坝楼, 合者坪水; 始下旧安隆, 出白隘, 为右江。北盘自杨林海子, 北出嵩明州果子园, 东北经热水塘, 合马龙州中和山水, 抵寻甸城东, 北去彝地为本洪江; 下可渡桥, 转东南经普安州北境, 合三板桥诸水; 南下安南卫东铁桥, 又东南合平州诸水, 入泗城州东北境; 又东注那地州、永顺司, 经罗木渡, 出迁江、来宾, 为都泥江, 东入武宣之柳江。是南盘出南宁, 北盘出象州, 相去不下千里。而南宁合江镇, 乃南盘与交趾丽江合, 非北盘与南盘合也。其两盘江相合处, 真至浔州府黔、郁二江会流时始合, 但此地南、北盘已各隐名为郁江、黔江矣。则谓南盘、北盘, 即为南宁左、右江之误, 宜订正者三。”

上述引文中地名皆为明代无疑。为本文后面的分析清晰起见, 有必要与今天南、北盘江的地理状况作一简略的对照。

今天的北盘江上游仍称可渡河, 发源于云南省宣威县北来宾镇附近(明云南布政使司沾益州乌撒后所北), 入贵州境经六盘水地区(明贵州布政使司普安州、安南卫与贵州宣慰司间)东南流, 在黔、桂交界处蔗香镇(明广西布政使司泗城州、安隆司交界处)与南盘江汇流称红水河, 红水河在广西境内东南流, 下游称黔江, 于桂平(明广西布政使司浔州府治)与郁江合, 为浔江东流而为西江上游。江流自可渡河—南盘江—红水河—黔江的名称演变, 今天与明代大体相同, 只是黔江以上一段红水河, 明代似有都泥江之别称。

今天的南盘江, 发源于云南省沾益县北松韶关与炎方镇间, 南流经曲靖、陆良、宣良等地(上述地名皆仍同明代), 至开远(明阿迷州治)北小龙潭折而东流, 至三江口纳黄泥河(明时称块泽江), 出云南为黔、桂界河, 至贵州蔗香与北盘江合, 东为红水

河，下同前述。

与《盘江考》上述引文结合起来看，我们知道，徐霞客的结论性的论述，不少地方是很正确的，那是因为他经过了身历其境的实地考察。但以其单人只身，要想顺两条江流全程实地踏查一遍，即使在今天也并非易事，何况在他那个时代！因而，他的上述结论中，也有一些较明显的错误。如认南盘为右江上游，这在明代读书人是较普遍的错误，徐霞客也未脱此窠臼；又如杨林海子水其实是入牛栏下长江，徐霞客误信沾益人龚起潜之说，以为是下可渡河为北盘江上游。关于这一些，丁文江先生在《徐霞客年谱》中已经谈到^[1]，谭其骧先生也有评价和分析^[2]，此处不赘。需补充的是，对南、北盘江来龙去脉不解，有明一代是属全误，清者几无。因而《中国历史地图集》也就迁就其错，或谓几乎认其为不错，在第七集广西图上将右江上游也称为“南盘江”，与红水河上游之南盘江，同一图幅上有两条南盘江^[3]。

现在的问题是，《盘江考》不只是上述结论中有错，笔者发现，所引《大明一统志》也有出入，而且又有与《游记》所记有矛盾之处，令人不解。兹举数例：

其一，《盘江考》开始说，“《一统志》谓南、北二盘，俱发源于沾益州东南二百里，北流者为北盘，南流者为南盘，皆指此黑山南小洞岭，一东出火烧铺，一西出明月所二流也。”查《大明一统志》，云南布政司曲靖府“山川”部分，盘江是这样记的：“在沾益州，有二源。北流曰北盘江，南流为南盘江，环绕诸部各流千余里至平伐横山寨合焉。州据二江之间。”并无发源于“沾益州东南二百里”一语，也没有确指盘江源出何处之语。只是在盘江之前，记有两座山，一为伯蒙，一为堆涌（嘉靖归仁斋刻本作“推涌”）。原文如次：“伯蒙山，在沾益州东南二百里，高出诸山之上；”“堆涌山，在沾益州东南二百里，延袤二百余里，峰峦堆突，如涌出然。”此伯蒙与堆涌山，《一统志》中并无任何可理解为与盘江源流有关的记述，只有“东南二百里”几个字与徐霞客引《一统志》所谓的“东南二百里”相同。又查《大明一统志》与盘江径流有关府州的“山川”部分，没有发现再有与盘江有关的“东南二百里”的记载，也没有发现有可作与徐霞客所述相近的有关记载。

由于笔者开始所查的《大明一统志》，是手边较易看到的出版于1978年（昭和五十三年）之长泽规矩也和山根幸夫编注的和刻本，由此很自然地想到了版本方面的问题，即现在我们看到的《大明一统志》与徐霞客所看到的会否有较大的出入？《大明一统志》本成书于天顺五年，但编著《四库全书总目》时所用清内府藏本，已经称“此本内多及嘉靖、隆庆时所建置，盖后人已有所继入，亦不尽出天顺之旧。”可见版本方面的出入可能性很大。除了上面提到的昭和五十三年和刻本外，笔者共查阅了《大明一统志》如下几种版本：

- ①明天顺五年内府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 ②明嘉靖三十八年归仁斋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 ③明万寿堂刻本（年代不详，复旦图书馆藏）；
- ④清道光二十九年重修万寿堂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另有上海图书馆藏明刻本（年代不详）一种，因虫蛀至甚而未得查阅。据知，《大明一统志》版本除上述若干种外，尚有万历十六年归仁斋刻本及弘治十八年慎独斋刻本

两种,笔者亦未看到。

在已经看到的五种版本的《大明一统志》中,云南布政司曲靖府“山川”部分关于盘江的一条记载,文字全部一样;伯蒙山一条,也完全一致;只是堆涌山一条,嘉靖归仁斋本作“推涌山”,并无其他大的出入。想万历归仁斋本和弘治慎独斋本及年代不详明刻本,在这几条记载方面也不会有太大的不同。除和刻本外,已读到的另四种版本,笔者也查阅了全部广西、云南、贵州三省的“山川”部分,不只是有关盘江的,其他方面也没有发现有值得一提的记载上的较大出入。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盘江考》文开始“《一统志》谓南、北二盘,俱发源于沾益州东南二百里……”一段话,根据是什么?似乎不应出现这么明显的误解。此为令人难解之一。

其二,“至《一统志》最误处,又谓南、北二盘分流千里,会于合江镇。盖惟南宁府西左右、江合流处为合江镇,……则谓南盘、北盘,即为南宁左、右江之误,宜订正者三。”这里的所谓“《一统志》误”似可分析。《大明一统志》广西布政司南宁府“山川”部分载:“大江,在府城西南,左、右二江合流于此。左江源出广源州,右江源出峨利州,至合江镇合为一。江流入横州,号为郁江。《舆地广记》云郁江即夜郎豚水也。宋陶弼左江诗云:昔年观地志,此水出牂牁。”此处所称“至合江镇合为一”的,是“大江”,这是俗名,即“号为郁江者”。《一统志》并未直说此即南、北二盘相合,只是引《舆地广记》称“即夜郎豚水也”,以及引陶弼诗称所观地志“此水出牂牁。”豚水出夜郎,即今北盘江,其实与南宁左、右江无涉。认其为右江上游,则左、右江南宁相合就成了南、北二盘相合。即以一般明人“常识”而言,这也错得太明显,《盘江考》对《一统志》的指责似乎是对的。顶多稍可作辩的,是此乃《一统志》引《舆地广记》及陶弼诗之误说,非始作俑者。但《盘江考》也未说明人“常识”之寡白,即以南盘为右江之上游。问题在于,《一统志》在云南曲靖府明言南、北二盘俱发源于沾益州,“环绕诸部各流千余里至平伐横山寨合焉”,这与南宁府所记明显自相矛盾,而《盘江考》一文却对此未作任何评说,令人不解。那么,是徐霞客思未及此吗?也不对。《徐霞客游记》中《粤西游日记三》丁丑(崇祯十年)九月二十四日所记自注(季会明本),引上述《一统志》曲靖府盘江一条,且有评论:“今考平伐属贵州龙里、新添二卫(今贵州省贵定县),横山寨在南宁。闻横山寨与平伐相去已千余里,二水何由得合?……^[4]可见徐霞客是注意到了这条记载,且有评论。此见解应属重要,理应见诸《盘江考》中,却又是只字不提,殊属费解。

顺便提一下,《一统志》引宋陶弼左江诗云,“昔年观地志,此水出牂牁”,此又为古人之语实属扑朔迷离之一例。此处“左江诗云”若改为“右江诗云”的话,则与《舆地广记》所说尚能相合。否则“出牂牁”之水(豚水或北盘)成了左江,那么右江之源又是什么水呢?南盘之水又更到哪里去找呢?如果不是印刷脱误的话,只好说《大明一统志》引书几乎是不加任何辨析,诚如顾亭林所说,“实为古来舆地书中之舛谬最甚者”^[5]了。

由此看来,笔者以为,就《大明一统志》作者而言,文中谈到盘江源流去向的其实仅有一处,即云南曲靖府“盘江,在沾益州……”那一条,此条与南宁府记左、右江会于合江镇一条,两者间并无有机联系。即很可能《大明一统志》作者并不以(不知)

“夜郎豚水”即为北盘江（上游），不用说更有引陶弼左江诗的混乱。但读者看起来，南宁府左、右江相合一条较易看作写南、北盘相合，如前所说，《盘江考》对《一统志》的指责似乎是有道理的。但徐霞客自己的错则在于以南盘为右江上游，指合江镇左、右江之合为“乃南盘与交趾丽江合”。同时，《一统志》又记南、北盘江会于平伐横山寨，也觉错得明显。横山寨位于南宁以西是较为人所知的，怎么会跑到贵州平伐去？只是这些见解，理应集中见于《盘江考》中，尤其评论曲靖府所记那一条，实属重要，却只见于（季会明本）《粤西遊日记》，在《盘江考》则只字不提，实在不解何故。

综上所述，《盘江考》一文令人疑惑不解之处有：

1. 《一统志》谓南、北二盘，俱发源于沾益州东南二百里……”一语因何所误？
2. 《一统志》并未直陈南宁合江镇为南、北盘相合处，而《盘江考》则指为其“最误处”，此种指责是否合理？又是怎么会作此理解的？
3. 丁丑九月二十四日徐霞客所记谈南、北盘江会于平伐横山寨的一段评论，是徐重要见解，为何不见于《盘江考》中？

可能的解释或许是：

1. “一统志”谓”……一段话可能是徐霞客误将伯蒙、堆涌二山里程看作盘江里程；
2. 现在所看到的《盘江考》尚有严重脱漏；
3. 丁丑九月二十四日那一段（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53页小字所标）并非徐霞客自记，而是他人提笔代注，辗转流传中注者名脱失，或原来即未署名；
4. 丁丑九月二十四日为霞客自记，而《盘江考》一文为他人托名伪作。

应该说，这几种解释都不能令人满意，但暂时又不能探得更好的解答，故而作为疑论，抛砖于此。

《徐霞客遊记》作为中国文化宝库中的一块瑰宝，它的永久的魅力以及它在中国地理学史上的光辉都是无容置疑的。正因如此，我们今天有责任将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徐霞客遊记》中的扑朔不解之处尽可能地条陈辨析，恢复徐霞客及其游记的真实面目，以纪念这位伟大的地理学家，推动我国地理科学史的研究。

参 考 文 献

- 〔1〕丁文江：《徐霞客遊记·徐霞客年谱》，商务印书馆，1928年
- 〔2〕谭其骧：《驳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地理学上之重要发现》见国立浙江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丛刊第四号《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周年纪念刊》。
- 〔3〕《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第70—71页，中华地图学社，1975年。
- 〔4〕褚绍唐、吴应寿整理：《徐霞客遊记》，第45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 〔5〕顾亭林：《日知录》，卷三十一。

DISCRIMINATION OF XU XIAKE'S "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PANJIANG RIVER"

Wang Miaohua

(Institute of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Key words: Xu Xiake; 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Panjiang River;
History of Great Ming Unity

ABSTRACT

"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Panjiang River" is a geographic thesis written by Xu Xiake, on the basis of his on-the-spot investigation, with the purpose of correcting the mistakes in "History of Great Ming Unity" and clarifying the sources and courses of the North Panjiang River and the South Panjiang River. Most of the conclusions are right, but there are obvious mistakes owing to the limitation of the times. In addition, there are still some questionable points. For example: 1) The exposition about the sources and courses of the North Panjiang River and the South Panjiang River quoted from "History of Great Ming Unity" can not be found in any one of the four editions of "History of Great Ming Unity". 2) "History of Great Ming Unity" says that the North Panjiang River and the South Panjiang River join at Pingfaheng Shanzhai. The diary on 24 Sept. 1637 in "Xu Xiake's Travels in West Guangdong, Three" criticized this view seriously. But it can not be known why this criticism is not present in "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Panjiang River".

The possible explanations about it are as follows: 1) Xu Xiake mistook the mileage of the Bomeng and Duiyong mountains for that of the North Panjiang River and the south Panjiang River. 2) There are something to be left out seriously in "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Panjiang River". 3) The diary on 24 Sept. 1637 annotated by others instead of Xu Xiake himself. Spreading it from place to place, the writer's name disappeared. Or the writer did not sign at the very beginning. 4) The diary on 24 Sept. 1637 was written by Xu Xiake himself, while "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Panjiang River" was written by somebody else in Xu's name.

长江流域近千年旱涝规律研究

阵海龙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 武汉)

地理科学 7(3), P197, 图4, 表9, 1987

本文探讨了历史时期长江上中游晚近1020年中264个旱涝年的时空分布规律和上游四个地区以及上中下游三个地区旱涝遭遇问题。对旱涝年际分布不均匀和年内季节分配集中以及遭遇空间分布特点, 从季风环流和下垫面特征, 论证了它们的客观性和合理性。对旱涝周期和发展趋势等气候特征也作了探讨。

... ..

徐霞客《盘江考》辨析

王妙华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 上海)

地理科学 7(3), P218, 1987

《盘江考》是徐霞客为纠正《大明一统志》谬误, 澄清南北盘江源流, 在实地考察基础上所作的地学论文。《盘江考》之结论, 许多是正确的, 但因时代局限, 亦有错误。此外, 还有一些令人疑惑不解之处, 本文对此进行了条陈辨析。

... ..

辽东半岛黄土的初步研究

焦亚宁 魏成凯 符文侠

(国家海洋局海洋环境保护研究所, 大连)

地理科学 7(3), P231, 图1, 表4, 1987

辽东半岛黄土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坡向性。其粒度组成、矿物和化学成分等岩性特征, 与黄河中游的黄土基本一致。上部灰黄色粉土层与马兰黄土相当; 下部桔黄和红褐色土层与离石黄土相似。它是在干凉气候条件下, 由西北风搬运、沉积而成, 并具有水的改造作用痕迹。

广东省农业生态系统地域结构的数值分类

罗曼嘉

(华南农业大学, 广州)

地理科学 7(3), P207, 图9, 表10, 1987

本文采用点群分析方法, 以《广东省一九八一年统计资料》为基础, 选取了14个初始指标, 将广东省107个县、市郊区做为分类单位, 在计算机上作出广东省农业生态系统分类谱系。结果表明广东省农业生态系统的地域结构特点, 大致呈以广州市为中心的同心结构。

... ..

晚冰期与现代两类不同生态暗针叶林的研究及其意义

陈西庆

(南京大学地理系)

地理科学 7(3), P223, 图4, 表4, 1987

我国晚冰期与现代都存在寒温型和温暖型两类不同生态的暗针叶林。晚冰期之初, 它们在东部平原的分布南界分别为 37°N 和 31°N 。晚冰期夏季降温值, 东部平原(中纬)达 $9.4\sim 9.8^{\circ}\text{C}$, 西部高原达 7.0°C 。说明了冰期时中国东部“冷槽”的存在。

... ..

东北地区日照和相对湿度的优势分布型及其分区

赵焕宸

(中国科学院长春地理研究所)

地理科学 7(3), P238, 图7, 1987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 对日照时间和相对湿度进行解析, 明确了各要素地域变动的优势分布型, 并对其形成原因和过程进行动力学考察。同时, 对表示各气候要素地域变动优势分布型兴衰有关的特性值进行聚类分析, 作成日照时间和相对湿度变动特性的分区图。